

經
鉏
堂
雜
誌

經鉅堂雜誌卷五

宋魯川倪忠正公

力量

力有強弱量有大小不可過也今有人力能負百斤者有止能負五十斤者以錢傭募能負百斤者其直若干能負五十斤者則半之能負五十斤者不敢貪百斤之直今有舟可以載百斛者有止可載五十斛者以錢僦賃能載百斛者其直若干五十斛者則半之可載五十斛者不敢貪百斛僦直而唯五十斛之

載此小丈夫之智有知量如此今之士夫夫不量其才德之所任而唯高爵重祿之貪可乎

有無得失

有無得失循環之理自無生有有復歸無方其有時無理具矣有而復無乃還其初是以識者深悟此理得而不喜失而不戚昧者惟志於得得則大喜失則大戚悲喜相尋為物所使不亦大惑乎試以小事喻之今有舉子方其未應舉也初嘗嘗有為名忽焉登薦喜不自勝幾就省闈而遭黜落則向來之喜轉為

大戚殊不思向未發薦與今遭黜時一也半歲之間
一喜一戚彼其儕類之未嘗發薦未嘗到省者初未
嘗有喜戚也戚自喜生不喜何戚人能於得志之時
知其必有失於其失之時思其元未嘗得則胸次了
無喜戚豈不泰然矣乎

閑居

閑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
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冠襪履未嘗敢去
体正執坐轎殆如蒸焙客位偪窄臭氣薰蒸正使達

官免於請謁不能受人之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
詣亦不能不受謁與報謁也至於造朝蒞政其事尤
重其禮尤謹則其服尤厚公裳必羅靴帶必皮乃與
嚴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飲食
或不能以時往往至於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然自
早燒香見尊長之後食罷便可岸巾袂袒裙輟從事
藤床竹几展轉北窓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
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屐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
採蓮割芡剖冰雪藕白醪三盃取醉而適其為樂殆

未易可以一二數也故曰閑居之勝居官尤於暑月
見之或曰居官亦豈無白醪可飲蓮茨瓜藕可食乎
曰雖飲白醪而思明日有事飲之而不敢多也雖有
蓮茨瓜藕亦非鮮新食之而無味也又安得醉而適
乎

剛制

酒誥言剛制于酒豈獨酒哉九嗜慾之好皆當剛制
可也唯剛能制不剛者未嘗不為情欲所勝安能制
之

不達未必不為福

介甫未用時天下以重名歸之一旦顯用壞盡名譽
惡盡善類用盡心術新法一變馴致禍亂使其當時
高卧不起安得有此故曰不達者未必不為福也

燮理

君子治心欲和治身欲和治家欲和治天下欲和心
有喜怒哀樂愛惡欲少過則傷和非善燮理方寸不
能和也身有陰陽寒暑飲食起居多變失節則傷和
非善燮理血氣不能和也家有父子夫婦宗族長幼

之情不順則傷和。非善燮理闔門不能和也。若夫燮理陰陽以和天下亦自此推之耳。然非窮而在下者之責也。

簡易

君子之道甚簡且易。但循理而行。非理即止。去其害理者而已。豈不簡且易乎。

自脩

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過矣。當則無怨於

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怒欲以惡聲報之惡聲加人人復報之其毀滋甚不如默而自備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人若遭毀之時能以此反去聖人不遠矣

動植

凡天下之動物不植凡天下之植物不動兼動與植者其唯人乎故曰人為貴而動植皆賴焉

獲寶

深山有寶焉無心于寶者得之或有者見其得寶不知

其例然意謂此地皆寶日操畚鍤築山斷掘用心非
不動用力非不勞而終不得寶矣此無他彼以偶然
為可常也若是者世豈不謂之愚乎

守令

州縣吏莫難於守令而居官廉介公正者多不免蓋
獄訟親決吏不得而干與則絕其衣食之源一也庭
無留事吏不得而屈滯則絕其衣食之源二也倉庫
出入不容滲漏則絕其衣食之源三也二稅正權不
容多取則絕其衣食之源四也故廉介公正者為守

令吏或至困甚日夜望其入之去允可以辨謗之者
無不為矣又吏在官府凡官府之事易以撰飾誘出
其口不易信之其次則察吏也察官之中十八犯家
廉彼若得長吏不廉則可與俱濁故其疾廉者尤甚
其次則寄居大姓寄居大姓豪奪武斷以此立門庭
與小民爭不問曲直必欲取勝廉介公正之人豈畏
強禦據理斷決所謂豪奪武斷者不自退省乃以為
守令見治其怨必深又凡守令必與決定曲直斷者
小民不能延譽曲者大家小則興謗大則搖撼其次

屬吏以一州計之一歲之間舉削不過一兩紙而求者數人皆挾有力者宛轉廉介公正者舉人以公被舉者未必感恩而見遺者必攘怨不獨其人怨其與之作書者皆是權貴求而不得怨怒若何其次游客游客經過不滿所欲便生詈誶游客猶可術士尤甚允此數端交致其毀豈有全人乎此廉介公正之士所以常遭罷斥而廉介公正之士亦自有以招之蓋自恃其無他徃徃亦有不周旋委曲者殊不知世態多端直情徑行有所不可故曰亦自有以招之也

善惡

為善者未必福為惡者未必禍或曰前緣或曰定命或曰偶然今為之說曰善决不可不為惡决不可為但自為善何問禍福紛紛之說置之可也今有一鄉皆指為惡人其惡猶未為極也何者所害止於一鄉而已若夫士大夫為一縣而不留意則害及一縣矣為一州而不留意則害及一州矣為監司而不留意則害及一路矣至在朝廷其害尤大為侍從宜獻納者不獻納而所獻納者未務為臺諫宜論列者不論

列而所論列者善良為給舍宜駁繳者不駁繳而所
駁繳者非公論為宰執宜開陳者不開陳而所開陳
者私意則其害且及天下矣且及後世矣一鄉之惡
其害易知禍及天下後世之惡其迹難見惟其難見
是以居其位者弗思也頃有任給舍者因蜀郡乞賑
濟而請覆實夜夢天帝譴怒有絕嗣之報而果然蓋
人不可一日無食蜀郡至朝廷往返數月必俟報則
餓死不知其幾此其害可以顛推矣於居官為善亦
然今有人為善於一鄉竭其財力所濟能幾何苟為

一縣而留意則一縣受賜為一州而留意則一州受賜為監司而留意則一路受賜由是而推侍從臺諫給舍宰執居其職而盡心焉其為利又可勝數哉昔有死入陰府獄吏抱平日為惡之籍堆積與案齊已而府主索善狀不過一紙府主以善惡籍懸之衡石而善狀一紙反重問其故乃死者嘗入奏爭三山河橋事死者曰某向雖有此奏朝廷未嘗施行也府主曰不然朝廷雖未嘗行汝嘗嘗有此奏若當時朝廷行汝之言可以活數十萬人之命此其利亦可以類

推矣書此以為士大夫當官立朝之鑒

恚辯

被謗而恚遭誣而辯人之常情也然徒自恚爾不以
恚而免謗徒自辯爾不以辯而息誣故釋氏貴於忍
辱或問文中子止謗對曰不爭明此理也

利名

世之為善者非為利即為名為利卑矣為名差勝然
其為有心一也為善而有心想是賈販之道耳曷足貴
哉

無益

墮甌不顧知其顧之無益也世事之顛墮甌者多矣人未有不顧者雖顧之卒無益唯明者知其無益是以不以芥蒂胸次也

報應

或謂善惡報應甚遠是不然可謂甚速人弗思耳對人以禮人亦以禮答之詈人以惡言人即以惡言反之為一善事心地即為泰然為一不善事愧報即頽焉豈非報應甚速者乎然則人何苦而不為善反為

轉移

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唯日不足其為不足一也孟子曰莘莘為善者舜之徒莘莘為不善者跖之徒其為莘莘一也善又善舜跖相去其初無幾特在轉移之間耳

訪誣

謗之為言傍也其毀人也必有所緣或因小以為大或轉長而為非誣之為言無也其毀人也鑿空架虛

以無為有是故賢者遭謗猶可自反曰彼之能為此
謗也非無因也至於遭誣真是橫逆無可追咎任之
而已

順境逆境

凡人所為動輒如意謂之順境所為動輒齟齬謂之
逆境順境快意易以壞人逆境難堪以而有益松相
不經霜雪不能堅固有識者遭值逆境則見理愈明
學力愈進無識者遭值逆境小則自沮大則失節故
觀人者當於其處逆境觀之

自古卿相違官必先困苦後乃貴何前後之不均也
方其困苦造物者豈不能以其後之所享豫以與之
稍以極之蓋居人上者甚難苟不諳知艱難遽授以
權妄意設施下有受其害者矣此造物之所以必先
使困苦諳知艱難然後授之以權則其他曰設施下
將有被其惠者矣故造物之先困苦其人非獨如孟
子增益其所不能之說凡以為他日在其人之下者
之利也

窮達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人孰不欲兼善天下而達非我所能必致達之事業係乎人若夫獨善其身已在已而已故處窮為功而獨善其身者唯意所欲不關諸人則亦可以自足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此之謂也

鶴龜蟬

人之所以為累者因飢寒而累於衣食因牝牡而累於妻孥子孫因風雨而累於室廬若夫飛走之類有毛羽以禦寒無所藉衣雖有牝牡而各營其子能自

亦則不復乳之矣非有妻孥子孫之累窟處巢居又無所藉於室廬然而不免於累者食而已鶴為仙禽風格高濤而乃為人共耳目之翫正坐豕羶腥耳至於龜以息吐納蟬呼吸風露非有藉於食者然有不免何哉龜以靈蟬以聲如使鶴不豕羶腥龜不堪卜蟬暗不鳴然後庶幾免乎

浮屠

近世浮屠氏之徒日以縱肆其高者談空說禪言非不可聽考其實行未有能蹈履者至為窟穴以藏婦

人飲酒食肉於隱室者皆是也其下者借佛法以營口食恣意為非略不知避忌反誤高談者曰吾食肉飲酒吾與婦人私人皆知之表裏誠實不效汝等輩口說禪而欺人以自高也嗟乎前之高談者信無實行矣猶知有愧耻後之無所不為者信無欺偽矣然公為惡而略無忌憚較之二者後有甚焉然則欲革兩者之弊則如之何曰守戒律之僧乎若守戒律之僧則前兩輩皆可治若無戒律之僧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者其誰服之

回轉

以愛子之心愛父以愛妻之心愛母以營私之心營公是謂回轉古人風俗醇厚不過擴充其善心而已今人風俗薄惡直當回轉其私意可也

知非

遠瑗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淵明覺今是而昨非學問日進見識日高置其前非而今是也彼其遂非不知者蓋是未嘗省已不力於學問者也

昔非今是

何謂昔非今是向者辯今者訥向者躁今者靜向者
多事今者省事向者易怒今者忍辱向者貪今者廉
向者多欲今者寡欲向者多怨今者多咎凡此皆昔
非今是也以此驗之可以知學力也

佚我以老

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年不勤是知勞也年
老奔競是知逸也天命我佚而我自勞豈取困辱
豈非逆天乎

明日愁來明日愁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違者之言也愁本無益愁來而愁在知道者觀之以為不達況未應愁而先愁乎然則事不預愁非隨孟浪乎曰不然聖賢於其所當憂者固已致力於其先已致力於其先而卒無可柰何者則付之天理不復憂矣憂雖在前憂其可憂及其臨事竟復何憂

人生享用

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過米一升終年所衣不過一兩疋若酒食雜費歲計不過百千此切身誠不可闕

其餘盡為他人若時時以此操券庶幾不為他人造業自己受報也

人為貴

人之性自浩劫與天地同人之形自有人類一氣流轉至今亦與天地同人之性與仙佛同不失其性可
以至於仙佛人之形亦與仙佛同無少異者故曰人為貴不可不自愛重也

重臺

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評書者謂羊族善以婢學夫人

米黻學欣書者故高宗謂米字重臺今有人以非道
進身而人又求出其門是亦重臺也

干謁

里有善干謁者徒手而出滿載而歸里人無不羨之
識者嘆曰是安足羨人生財物各有分量吾鄉安坐
不出享賞產者何限如彼人者天以其分所當得散
在千里之外必使奔走道路搖尾乞憐乃始得之與
夫安坐不出享賞產者相去遠矣此乃可憫何足羨
哉其言有理故誌之

愛賢

昨日見莫燕堂壁間掛趙清獻碑云人皆愛珠玉我愛子孫賢欲取愛賢為子孫讀書齋名

飢來喫飯

飢來喫飯困來眠此天理也飢不喫飯而以酒炙奪之困不眠而以思慮奪之未有不喪生者

三教

釋存不昧之靈老存不老之形儒存不朽之名皆以積功累行而成者也

儉

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為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智也。儉而慳吝。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遺。子孫不智也。

枉了煩惱

世間不如意者。動輒煩惱。而煩惱徒增其病於事。了無所益。達者看破。但有料理。更不添此一重纏縛。

有益

凡人舉措。先須畧思。非有益於人。則有益於己。二者

了無所益則勿為也

待時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或問久待而竟無可動之時老之將至柰何曰時必不可不動可也古之聖賢固有老死於窮閭者矣若曰枉過一生妄欲徇時此所以多失之於晚節也

共業

尊全

涉嚴經有衆生共業如長平之戰四十萬人俱被坑害焦湖之陷一邑之人皆為魚鼈豈非共業乎遭世

之變爭地以戰殺人盈城雖有才智權非出已為衆
所累難以獨免是謂共業無可柰何也

鷓鴣

鷓鴣一對籠養甚馴閱其久閉縱之池間乍得清波
游泳撲漉甚適野性自是遂不可得而復取無幾何
為野狸所食向使只在籠間雖困拘係未必為物所
傷然則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耶因又推世之無拘檢
而縱意自適者雖快意一時未必不有禍也

勞苦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受此言有理也

老成

古謂老者為老成蓋老然後成也蠶不老不成絲穀不老不可割智者涉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行日久至老而愈仁為家業者老而後可以多蓄積在仕塗者老而後可以干進今年猶未老甫在中年而歎淹滯可乎

天理人事

君子小人皆言天理人事君子盡人事以為善至無可柰何則曰天也小人盡人力以為惡至或有諫止則曰我不有命在天君子之與小人其言天人則同而善惡頓殊君子樂天者也小人恃天者也

正理

天下有正理正理其常非正理者其變也勤儉以興家正理也世固有不勤不儉而家亦興者變也仁德而享年正理也世固有窮凶極惡而眉壽者變也寡欲而康強正理也世固有留意聲色而無疾變也博

學能文而登科正理也世固有文學未成偶得名第者變也訓教子弟而成立正理也世固有不深訓教而子弟自成者變也君子循其常故無悔小人指其變者而信之此所以常行險以徼幸也要之常者十居八九變者特其一二以一二之變而不信其常者惑矣

經鉏堂雜誌卷四

宋雪川倪思正父

仕學

古之仕者其素所學與今人大異古人為事業今人為利祿古人為天下今人為子孫其素志既已大異故其進退出處之間亦大異也

反以為害

餌金石以求長生反以喪生受賊賂以求富貴反以敗家可以言智乎

筵宴三感

今夫筵宴以酒十行為率酒先三行少憇

俗謂之歇坐

或

奕棋或縱步或款語已乃復飲則有終日之歡若一

盃纔畢一盃繼進酒吏之間宴告終矣賓主皆無意

味人情不得款曲余於是乎有感一也三盃亦散五

盃亦散十盃亦散極至於百盃亦散諺曰朱有不散

之筵余於是乎有感二也凡招客者必以其類赴集

有必先問同招者誰儻皆善類賓主皆安忽有一非

類者廁其間是為主不審之過客則終席不樂苟其

甚則托辭以避矣。余於是乎有感三也。

龍雲木火

龍嗆成雲雲興而龍益神木鑽出火火生而木以焚舉賢於朝教子以善後必為己益如龍之於雲也舉不肖於朝教子以不善後反以自害如木之鑽火也。

知行

知之在先行之在後必先知而後行苟不知行之雖力非為無益而又害之矣譬之適燕先知其在北北首而行則燕可至若南轅而欲適燕雖窮日之力

碣蹶而趨燕愈遠耳故曰知之在先且凡行之不力者為其知之不深也人雖渴甚而不飲鳩知其飲之必殺人故也惟先知而後行既行而益知益知而行如登高山既登其中見其高度尚多又復登矣故吾儒以聖人為先知先覺而佛為大覺皆以知為止也

寬作程

凡事寬作程極有意味且如讀書工夫計工取兩日看者作五日看則玩味有餘矣出入登途計程以十日行作半月行則不至勞苦冒險矣

預防追咎

凡事預防則益追咎果何益人不預防而多追咎是顛倒也非為自己為然若諫人者尤不可不知此理
節用廉取

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

絲綸堂日卷
三
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
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則三哉斯言錄之時以自
省且以示後

言一而喜怒之情異

言本一也和其聲而言之則聞者必喜厲其聲而言
之則聞者必怒譏人者不待易人之言只就其言厲
其聲而告之則聞者必為之動矣

閑

尋思百計不如閑未老得閑方是閑又得浮生半日

閑皆昔實欲閑而不能羨閑而未遂者閑豈易得哉
然古人制字閑適與防閑之字同蓋有深意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難矣君子居閑雖不至如小人之無所
不為然亦多恣意於聲色盃酒者是以貴於以禮防
閑也

絕慾

吾鄉有前輩三人其一施大任叅政享年九十有四
其一李秀叔叅政享年八十有一其一沈持要詹事
今年已八十有二耳目聰明步履輕健夜書細字三
經韻堂四卷

賢難老皆以絕慾早故効驗彰彰如此然則欲求長生者可不以為法乎

技成而無所用之

莊子言學屠龍者技成而無所用之世之學成而無所用者何止一事如學辭曲而為淫辭艷語雖工而反得輕薄之名好聲色而學房中之術雖精而反得傷生之病以至樂藝擊鞠諸譚之類皆技成而無所用之也

貧富先後

人生六七十年間終始富足者無幾終始貧賤者固
多其在中等之人或先富而後貧或先貧而後富或
先後富而中貧或先後貧而中富大抵自貧而富漸
入佳境自富而貧無非惡况與其晚年而流落不如
早年之艱苦然則後生小子少居貧賤未必不為福
先貧後富勝於終始享富之人蓋以先貧故知富之
有味若其終始享富自以為當然雖處富而不知富
之為樂也

深愛

父母笞怒子弟子弟不以為怨他人亦不以為父母為少恩知其深愛之也造物以逆境處君子其亦父母笞怒子弟之意歟乃是深愛非為少恩

竹

竹如君子自其為鞭為筍為竹伐而為器無一不可愛者至於霜竹風稍雨葉愈觀之不厭真類君子矣
簡出

虎人望而畏之者豈特以爪牙之利哉謂其深居簡出也若使日日在外人且狎而誑之矣

花無十日

一歲栽培花開不過十日又有風雨摧折之變譬之
人生勞苦一世其如意時不過數年耳

常理

為善而福為惡而禍位高必顯滿盈必覆物理之常
也其偶相反者特變耳不可以為常人不信其常而
舉其變者以為說以自沮其為善之心可乎

止法

飲以醉為止食以飽為止一盃竟醉與百盃而醉者

一也半盃而飽與斗米而飽者一也而能飲百盃者
笑一盃而醉者之無能能飯斗米者笑半盃而飽者
之無能殊不知一盃而飽一盃而醉者居貧易辦彼
其健啖能飲者不以饕餮為苦而反嘆少飲食者之
無能豈非倒置乎

事權情味則一

自僉書至樞使自權置至內相增臺察至中丞自運
判至都運自前宰執與庶官知州所謂事權則一也
宰執與庶官奉祠宰執與庶官致仕宰執與庶官罷

歸情味則一也

拙以自晦

鮑照為蕪辭累句人以為才退王僧虔晚年用拙筆作字皆善以拙自晦者也

四端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君子必具此四端小人皆無有一焉何者小人每懷不卹是謂無惻隱不知廉耻是謂無羞惡奔趨權利是謂無辭讓

始則不問是非甚則顛倒是非是謂無是非此四端者一端有三惡必輕一端盡亡三端皆亡四端盡亡此其所以為真小人也

酌中

邴曼容仕不過六百石諸葛孔明遺子孫有薄田十五頃桑八百株皆酌中之道蓋位高有危殆之咎多財反為財所累而貧賤甚者又不堪其憂故曰莫若酌中

有一物添一累

而年畜兩鶴既乏專人看顧朝焚暮收不免關心又恐擾隣園驚童兒羽翮再完一旦飛去自是遂省一事以此知有一物添一累也

書

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觀書乎不問貴賤不問貧富不問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以之治天下以之齊家以之脩身大而為名小而為利無不得所欲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

閑冷

閑居冷落門無賓饋乃可省緣或者嘆閑居之冷落至於無聊人之所見何相去之遠哉

受人之饋必當報之受人之謁必當復之居官有人役使猶且不覺其在居閑決不能辦故不若彼此相忘不相往來之為省緣也

訓諸生

凡人之性行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惟善最者則能因其所長而使之不蔽於所短且如寬而栗至強而

教德無以濟其偏則亦為德之棄聖賢教人有方故
九德之行雖同不同而皆歸器使豈特有虞之朝如
此洙泗教人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人但
見夫子之門其徒皆可從政而不知有教無類悉歸
于陶成古人之才多有成就豈無所自哉

閑居事業

閑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老友觀史如
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此其樂與
達者何異

書能達人

書能達人不必利祿愚而為智不肖而為賢昏而為明賤而為人所尊貧而有以自樂故曰能達人也

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寬與仁不同書曰克寬克裕則寬與仁為二矣寬者寬大之謂君子於已則儉於人則寬謂如賑濟各用十萬斛則寬與十五萬斛謂如放租稅益放十萬則寬與放十五萬此之謂寬也愛民常然於應用則寬於與人則儉至於性極儉者在已固儉在人亦儉本

非也且物理不兩全雖已之儉是以能有餘而寬於
與人若已奢侈用物無餘雖欲寬以與人何可得哉
賢者之出全非為已

賢者於聲色貨利未嘗動心其出而負荷重任反有
莫大之責其所以任責者為欲致君澤民故耳可則
進不可則退其進退自係時之利害在其一身則初
無利害

自十歲至七十

自十歲以上至七十人各有業無能免勞者唯十歲

以下則以少七十以上則以老苟非二者未有不勞
惟智者能權術勞智而不勞力若不勞智又不勞力
斯餓莩也

省力

謂如栽花在家貧宜取省力者如牡丹瑞香輩皆要
人培溉無園丁培溉不時終不能榮茂徒費力耳此
類甚多可以推之

事同而氣象異

均之禽養鶴及鸚鵡氣象與養鷓鴣及黃頭異矣均

之作樂彈琴及玩氣象與揮二弦變韻異矣均之射
弓與穿弩射弓氣象異矣

讀書

凡營利者皆藉本惟讀書不藉本凡營利者皆折本
唯讀書不折本

好人非一身獨能

要作好人非唯藉師友之助在家須有賢母賢妻賢
子乃能成劉巽之初除臺諫告母曰某若為臺諫必
擊巨姦如此必重言及吟辭之可以免禍母曰不然

我見汝父欲為志士不得謂可以行志如有意外我能隨汝器之遠不歸果以論事貶母隨以往絕無憂色此賢母之助也王霸與令狐子伯為友王霸隱子伯為楚相令其子奉書訪之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霸子自田所歸蓬髮歷齒沮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容去而久卧不起其妻解之曰子伯之達孰與君之高此賢妻之助也陳了翁欲擊蔡京是歲郊當奏薦了翁命其子正彙書彈京章語之曰若不上此章今郊汝可得官若上此章汝必不得其子正彙欣

然果得罪而澤不及子此則賢子之助也今人為不善未必其心敢決為之往往妻子推托於其後又母子之間尤更難處故曰好人非一人能為必其家有上下之助可也

泣涕

孔子高曰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吾鄉有小姦每以泣自信嘗怪其安得一副急淚讀孔叢子於是知賢者之言不誣

富貴壽

貴而諂佞求人非貴也富而貪求吝嗇非富也壽而無德無識非壽也然則孰為貴不求為貴孰為富知足為富孰為壽有德有識則壽

福智力

人生所食者福智力生承世業即享富足是之謂福至於身自營創高者智下者力智者心勞而身逸力者身勞而心逸然藉智力者雖勤苦而無後患若無智無力而專藉福福盡則一敗塗地故世家子弟贊財既盡無能免餓草者多矣

父兄

子弟儻法必視父兄蓋有父兄節儉而子弟淫侈父兄謙勤而子弟傲慢者矣今父兄目為傲慢而責子弟以謙勤無是理也雖痛責之彼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其肯率服乎故為父兄者不可不先自脩飭

子弟

子弟生於膏粱之家日為侈麗宴游所奪乃有能勤習儒業以自成立者此可貴也又有生於農畝閭閻

日為飢寒所逼。初無父兄師友之教。而能傑然出乎其類。以儒自奮者。尤可貴重。吾家子弟。初無侈麗宴游之溺。衣食不至窘匱。耳濡目染。又日親賢父兄師友。而反怠惰自棄。其可罪也。

又

十賢子孫。未必能興家。一不肖子孫。破家為有餘。他事皆可區處。唯子孫不肖。無策可治。人不知教子孫。而徒為之營生。不為子孫積善。而為子孫積財。多積不義之財。以付不肖子孫。其害為甚。其救尤在教之。

智不可也。

妻兒

妻兒不論賢不肖。比當作冤家想。使其不肖耶。其為吾害甚於冤矣。何者。冤可避。而此不可避也。使其賢耶。或遇逆境。見其淪亡。何痛如之。是豈非冤乎。凡人為一身計。亦有限量。唯其為妻兒計。則無窮已。或因之而造業。則又不論賢愚。生死以彼之故。造業不已。彼享其利。我受其報。亦謂之冤可也。

子孫計

或曰既有子孫當為子孫計人之情也。予曰君子豈不為子孫計然其子孫計則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為擇良師友。六也。為娶淑婦。七也。常存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為子孫計乎。循理而圖之。以有餘而遺之。則君子之為子孫計。豈不父利而父子兩得哉。如孔子教伯魚。以詩禮。漢儒教子。以經。楊震之使人。謂其後為清白。子

齊郵禹十子人各授之一業龐德公云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皆善為子孫計者又何憊焉

伶官

司馬遷傳滑稽歐陽公傳伶官皆有深意政以直言諫救未必能行而滑稽伶官巧發中機或能迴人此滑稽伶官之言所以不可廢也宣政間用當十大錢人皆患苦一伶官粧賣凉水每有樽當十錢買之者凉水一錢一盃賣者既得當十錢一連飲買者至三四盃買者曰吾不能飲矣賣者曰汝以當十錢來吾

當飲汝十盃必強之而後已語聞當十錢遂減為當
三乾道間有獻併酒庫之說者人不以為便伶官粧
三人獻利便於政路三人共謀曰方今欲干堂湏獻
利便若其說可行即得好差遣矣既而曰各言所獻
如何一人曰人裹頭巾足矣頭鬚似無用可省也一
人省一頭鬚積而計之所省不可勝數也又一久曰
汝所省猶少頭巾只一隻帶長用一短帶亦可裹也
若人省一隻帶積而計之又不可勝數勝於省頭鬚
也後一人曰汝二人所省殊未多如何得好差遣若

吾所省百倍汝矣問曰何也對曰人之衣袴止欲遮
股却寒若兩股併一縕袴豈不大省乎對曰所省信
多其如兩股共一縕袴行不得何聞者莫不啓齒近
有移用官錢大為姦盜庫藏皆空伶官有取以為諷
者粧盜魁欲收火下問火下來投者曰凡入吾火須
計術高妙我乃容之汝之技如何其人曰吾無所不
能也盜魁曰私藏易竊官藏難入汝必入官藏乃可
期以十日越十日再見賊魁賊魁問汝做得著否所
得幾何對曰吾羞見翁問其何也曰吾久軍資庫庫

無一物吾入諸庫亦了無一物入公使庫止有一千八百蓋先為大盜所竊故吾無所得也又一伶官粧押到公事府尹坐廳欲收禁押下直司直司云見囚已滿無所容也尹云押往右院右院曰繫囚亦滿押往左院左院對亦然尹無計問胥魁若之何胥魁云只有押往公使庫軍資庫乃可問曰公使庫軍資庫豈禁人所耶對曰向者藏錢多固不可禁今空無一有諸獄既滿非此兩處不可也可謂意深矣

兒戲優人

年老名利之心漸消思中年時馳逐殆類大人之遊
兒戲坐客之觀優人况於中有所得以道眼觀俗態
乎

鄙夫大丈夫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孟子曰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
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均是人也或謂鄙夫或謂

大丈夫在人而已

君子贏得做

國朝典憲比漢唐極寬不殺士大夫蓋祖宗家法所以享國長久用此道也嘗謂今世贏得做君子何者古之為君子者臨事立節大者赤族小者殺身而勇於為義者猶不懼今世初無此刑甚不過越嶺海耳至於近世越嶺海之事又無有甚不過閑廢不用耳而猶月有本身料錢然則何解而不為君子也故曰贏得做也

君子退閑亦是濟時

出則濟時人皆知之退亦濟時人未之知也夫君子既備其身將為時用志在濟時而已非為求利祿而享富貴及其退而窮處但於己之利祿有損而於濟時之用自若也何者世方汨於聲利廉耻之風日喪而有一君子焉道不苟合於以厲天下廉耻之風是豈不亦謂之濟時乎故曰退亦濟時也

君子濟時不必自己

君子與君子為朋朋類之中有一人焉推行所學足

矣何必自我為之也元祐初司馬既相起范蜀公蜀公不起或問之對曰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故可以不出也

君子長樂小人長憂

君子以道義存心待外物以天命雖在窮困患難未嘗不泰然小人以名利存心患得患失貪欲無厭雖日處富貴未嘗自安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論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莫不欲趨利而避害君子者智識固

小人若使君子不知利害是不智也又非病風喪心
何苦捨利趨害哉小人者亦非不知趨利而避害君
子所謂利小人以為害君子所謂害小人以為利昔
馳如此何哉君子計遠不計近計大不計小小人計
近小忘遠大自謂得而反失自謂巧而反愚嗚呼此
其所以為君子小人歟試條言之

其一曰君子以正而得小人以邪亦得是賢否混
淆之時得一也邪不如正君子固勝矣

其二曰君子以正而失小人以邪而得中人之計

曰正固難行不如隨時屈縮嘗云笑任人笑我好官須還我做君子之言曰吾所見如此利害聽之當得而失過不在我雖失之以為獲遂素志也

其三曰得失雖係平時而又有命君子直道未必不得小人枉道未必不失

其四曰君子遭時而失固其所也小人患失無所不至而秉權之人喜怒難測縱委曲苟合終不能無纖芥許通生意外其禍必重

其五曰君子自有濟時之才傳世行後之學雖不得志於今安知不得志於後雖不見知於一時安知不垂名於千載小人曰吾捨斯時無奮身階矣非不明知冒昧可羞汗屈可耻柰目前何是以君子隱之於心未嘗不自得雖是小人良心未泯靜而思之亦必知愧

其六曰君子恐累其親曰與其無道而得縱封及庭闈澤及泉壤識者嗤點未足為榮小人只知朱紫可貴不知汗門玷戶親若有識必有所不

樂又何樂哉

其七曰君子豈無愛念子孫之心欲傳及於無窮甚於小人也其訓教子孫曰賞延不足道金不可恃必使後世謂汝為賢者子孫可也小人只計奏得恩澤幾人田宅可及幾世殊不知貪冒得罪後世見其子孫目之曰是姦邪裔嗣雖其子孫亦不敢自認其先世者有矣

其八曰枉道干進若執權者止是欲其屈意相下在寒士猶可勉強若乃非賄不行徒手無益寒

士方且仰祿代耕竇王何所從得故當官不羨
移易簿書以竊官錢賣舉鬻獄以取私賂萬一
敗露身生重累而受吾苞苴者未必援揀當是
之時悔嗟何及

其九曰或者曰吾非竊官錢非受賂賄幸自有家
贖以此市進未為甚害小錢不往大錢不來不
思既自有家贖儘可足用何苦先輸見有以覲
素來不可必之利乎人情不遠今雖出私財後
必亂償於官矣或有已輸贖於前久而未効欲

不復輸則前功俱費勉強又輸則無救難塞命
或不偶終然失望陰自悔恨難與人言其不愜
快為病者幾希

其十曰佛氏因果之說理不可移君子直道而行
死必無累小人生前縱得利既是在道利多罪
亦多果有陰府吁可懼哉

其十一曰爵祿得失之榮辱未及清議是非之榮
辱君子雖失榮名歸之小人雖得惡名歸之君
子愈失愈榮小人愈得愈辱

其十二曰物理循環否泰不常今日之得安知不
旋踵而失小人一跌不振何可勝數君子譬之
良農力耕而遇水旱信不幸矣明年有年不終
窮也小人譬之博徒但計其勝不計其敗又譬
之盜賊如不敗露利莫厚焉如敗獲何如憲網
何

或曰君子為善豈計利害今子專以利害言何其小
哉應之曰君子固不計利害今余以利害言為欲警
小人故借君子以立論耳柳子厚變商之說是也覽

者奚訾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更相是非考其行實然後可知信君子者循矩蹈規譬諸良玉豈無小疵瑕不掩瑜為璋為珪彼小人者言蠟貌梔不唯欺世又以自欺作偽心勞終必敗隳二者之辨較然不疑自古皆然可以類推
小人殊未易做

觀許敬宗等傳皆是才能智數過人者又有大福皆其高官長年君子所不及可惜者不為君子耳彼才

能智數無一有賦分又薄縱作小人亦未必達枉為
小人耳

經組於三維統於一也終

經鉅堂雜誌卷五

宋書川倪惠正

衣食

衣以歲計食以日計一日闕食必至飢餓一年闕衣
尚可藉舊食在家者也食糲而無人知衣繡者也
衣弊而人必笑故善處貧者節食以完衣不善處貧
者典衣而市食

又

終日端坐略無勞事未飢而飯至未寒而得衣飲酒
經鉅堂五卷

食肉呼奴使婢居有室廬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
不於此為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甚者造罪業豈不
大可罪乎常與此念久久自然寡過

飲食

飲食以滋血氣世之多飲食者惟軍伍為然蓋欲稅
強躡勁也惟世家子弟為然蓋欲恣意色慾也苟無
此二事多飲食何為佛只許人齊粥足支是身足矣
又何以多飲食誇人為

寢食

人之相祝頌必曰精調茵鼎蓋人生不遇寢食二事
日不甘食夜不安寢則病矣今富貴之家以酒奪食
以色妨寢則是二者皆失之且夫中酒之後繼之戩
賊夜坐連旦日申而起宿醒未解又復飲酒其情思
無聊不如強飯安眠者多兼况如是之久未肯能中
壽者此乃可憐何足羨乎

節酒

七日不食冬則死矣七節酒徵食愈進跋與對之
酒自當止止未能遽節之可也

節飲

晉元帝中主耳然一節不可及帝初渡江以酒廢務
王導諫之遂覆盃終身不飲晉人日以飲酒為事習
俗既然矧尊居萬乘而能聽一言之諫抑絕嗜好終
身不飲非有絕人之識剛斷之資孰能之今為寒士
而反不能斷酒縱不能遽斷又不能稍節尚可謂之
賢乎

連飲

所謂富貴之家日事宴飲夜以達旦日高未能起病

醒未醒又復飲矣以是為樂人皆疑之余嘗連三日
飲膈滿口乾情味殊惡吐酒之後尤難支吾食至不
過飲其汁下筋舉一兩嚮而已見酒來殊畏之不知
富貴人亦如此否當是福有厚薄不同若只如此亦
何可樂也

寶勝遊船

溫陵東湖有湖山之勝劉公君寶開濟水面頗濶其
北則恩波亭南則寶勝院余繼劉之後為創絲艦為
游湖用既成命寶勝掌之自州郡船司左翼軍官欲

用一日與願船錢兩千其下寄居借用亦然寺願高
人之餘以助常住本利之也余既去官乘舟者不復
與錢日為寄居佔用先後相攬寺不勝其擾遂拆去
既拆州中又監寺再造寺復重困不唯出造船之費
而攬借擾寺遂為無窮之害余亟移書太守令拆之
不知果相從否天下事未有不因利而致害者余初
設心本為寺利今反為寺害况天下事有大於此者
乎思之沮人為善之心亦可為興利者之戒

長物

有一硯則終身受用矣雖別有硯用所不及歲之篋
筭與無硯同凡物皆然何獨硯也

不見不聞

目所不見彼自華靡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喧轟
於我何與是以脩道者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
密也

三等

人之等級不同姑以三等計之中等之人自與上等
相較中等之人自與中等相較下等之人自與下等

之人決不敢上等相較於是絕念矣使貧者常若下等之望上等絕相較之心自不起慕羨上等勿論中等之人却常視下等則無往而不足矣

諛敬

人方居權勢時請謁必恭書問必謹皆諛敬其所居之官非敬其人也一旦退閑又移其所謂諛敬者他之矣苟識此理則凡施諛敬於當權之時不足為勞而世多以請謁之恭書問之謹為歸依於我是墮諛敬術中而不悟者也

好事

好事難做為每事有利害存焉受利者未必言小受
害者必形於言又有忌嫉其成功者有疑其營利者
有惡其奪已利者又有小害在初而大利在後無識
者止見其初又從而交謗之所以好事難做也若欲
做好事先須知之不卹謗議然後可為若畏首畏尾
必欲無纖毫議無一事可為矣

富貴至緊要處亦與貧賤者一

富貴之勝於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其利害亦與貧

賤者一也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緊事未可以富貴
移易者故曰與貧賤者一也

常作病想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
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
心自然掃去真妙法也

常作僥倖想

人生天地間衣食豐足已大僥倖更望其餘常作此
想又良法也

不婚不宦情欲省半

諺云不婚不宦情欲省半僕三十年前未婚止一身
耳今內外近四十口若更數年諸子皆娶累益重矣
設若三十年前不要豈有此哉業緣所招棧老為累
所役以是知浮屠氏之法為妙

貨漿

吾鄉有貨漿三家其一以成其一以敗問其成者曰
吾豈不知貨漿之有罪第以貧無業姑藉此窺利爾
始吾貨漿自誓以三年為斷方其貨也獲利厚矣然

吾儉約如故衣食之外不妄用以其餘納積中視之
若無然三年之後發積而觀已及千緡遂不復貨以
此千緡展轉營生是以致富其敗者曰吾既貨禁日
有厚利吾以為自此可常得日之所入者一千吾費
亦一千所入者二千吾費亦二千一日不貨則窘矣
終至於捕獲塗地而後止此類於世之知退貪進者
故誌之

蛇虺屠僧

物類之惡者莫若蛇虺人類之惡者莫若屠僧蛇虺

之肆毒為人犯之人不犯之未嘗無故啗人屠儉之
為惡為謀利故苟不為利必將改業今有人無故而
謀陷害人於己又未嘗有利何苦為此是曾蛇虺屠
儉之不若也

不利不為惡

中人以下皆以利害計者也故利仁聖人之所取人
若為惡儻亦知計利害不利害於己則不為亦寡過
之道也蓋世間癡人有初無利害而為惡者善多既
於己無利何苦為惡也

耕而食

耕而食蚕而衣此理之常而世之耕者多不得食而不耕者享其食蚕者不得衣而不蚕者享其衣故幸苦以立家謂之智亦謂之無福

金蚕

金蚕之法聚百毒於一器使更相啖其最後一物曰金蚕貴人亦然二十年前同時輩行或死亡或罷斥或外補其留中而為貴今者一兵而已

犬固吠非其主

犬見人必吠不問人之賢否彼固不知人亦不責令
有小人加無禮於君子彼為人而不別善惡是犬爾
何足深責耶

見小人當起三心

見小人誣陷君子時當起憐憫心憐其用心之謬也
當起得師心曰其為人如此可鑒也當起定心不憤
不怒不為惡境所動也

不出

無事不出門無謂不出言是寡過法彼謗者曰簡傲

曰深中任彼自謗吾則知而故犯也

登高

嘗登高山下視城市殆如蟻垤不知其間幾許人我
從高望之真可一嘆山之高於城市能幾何已自如
此况真仙在太空下視塵世何啻蟻垤乎

觀門中出入

於城門旁少坐聞出入者則爭入暮則爭出肩摩
袂接皆是為利界不言少遲何哉途中之人亦然東
來西去南來北去憧憧不休問之莫不有幹能息意

坐於其旁盡見此態故曰唯靜可以觀

夢

夜作好夢既覺恍然若失夜作惡夢既覺以得免為
幸人生如夢享富貴者好夢也受貧賤者惡夢也啓
手足之際猶如夢覺富貴者未可知貧賤者安知不
以得免為幸歟

記夢

庚申十一月初四夜夢入朝造班而抱笏者忽不見
倉卒就引班者錯笏乃是木笏意殊恐須臾傳聞宮

門若有大處分者尤更驚懼已而夢入深宮中有三層高樓其樓榜用木匣蔽護不見其題中三間垂錦班綠簾入而視之並無一入行到西廊則有坐偶像若寺中水陸堂者夢中曰此必是寺也已而由西廊出登大殿則見五佛佛像粧飾亦非精遂設拜拜起見佛像中間有一大珠若大圓琉璃球光彩高數尺余遂生信心再拜起則有五珠珠其光相射奪目頃史滿殿神光紅黃燁煜不可名狀余遂連拜連聲念阿彌陀佛拈香則香是印香余又悔不帶箋深來上

先東後西香爐是瓦土又見有一行脚亦來燒香
旁一小兒年可八九歲着黑綠道服額有八十字人
指曰是宅中小官人余益念彌陀至覺念聲猶未絕
心地清涼開豁頓解纏縛余方於池上築小居意欲
名以蓮社此其感應歟或者宿有善根故為諸佛所
接引也前之恐懼是欲余散薄榮利所謂小兒者余
既絕欲無復有子當是得孫之兆額書八十者豈余
壽考之祥耶聊書記之

雪川

頃年奉使到北方大率平野絕無山水晴則塵漲空
雨則潭沒膝然後知江南之為絕境而雪川者尤為
清勝蓋平波漫流有水之利而無水之害群山環列
秀氣可掬卜居於此殆復何加里諺曰放爾生放爾
命放爾湖州做百姓此乃唐末五代之語是時天下
皆被兵獨湖州獲免至於本朝太平又二百年靖康
建炎復免兵厄今尚有唐末五代時屋宇夫為湖之
百姓猶為至幸况為士大夫乎

法華

自西門出十八里有法華寺寺側則趙氏小隱園庭
宇潔雅其漱玉森翠臨巨澗蔭喬松水清見底游魚
數十行空坐石上片時真所謂坐茂樹濯清泉者
獨恨城關之阻亟反歸棹不得終日耳

東林山水

東林祖居山水清秀然氣象規模不甚深大七十年
前有善相者云官不過正郎錢不過十萬歷數前輩
信然今僕官中大夫或謂遷居城中之故然沈甥家
貲已過十萬豈山川與時變遷耶在僕亦合知足

地獄天堂

地獄天堂不必遠求只一家便有一身便有在察之耳

天堂地獄

釋氏說天堂地獄吾始疑其特以是設教以天堂誘為善以地獄怖為惡耳非真有所謂天堂地獄者近觀許敬宗傳見其處心積危誣陷君子位至宰相壽八十餘若是人者苟無地獄以治之何小人之得計也故凡陽為惡而不受報其報以地獄必矣釋氏

言乃真實事非為設教言也

養花

養花於瓶比在樹者開落遲數日蓋在樹為日色所
催風雨摧折而在瓶者無此患也以是推之脩養之
人苟能澁生有可延年之道不為妄也

又

瓶養芙蓉一宿而萎或教之煨其根如法經霜如新
此小事也莫不有法不問則不知况其大者乎

鷄竿

頃見建菽相鷄竿置盤竿者旁垂四緯四人爭上其
兩人至半而止自知其決不得也其一人先登一人
與爭者不達餘丈亦止蓋亦自知其不得也磨之競
進於朝其相競自以其地步相近者至稍懸絕則不
復起競心矣

魚餌

江湖浩渺魚樂無涯一貪香餌逐墮鈎鋼回視江湖
欲反不可悔何及耶

仁恕

推己以及人之謂仁體己以及人之謂恕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己以及人也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記曰施諸己而弗顧亦勿施於人此體己以及人也

恕

早違如意者責人必不恕齟齬多奇者必恕蓋早違如意者但見每事可以力取其責人曰我如是而成汝如是而敗者必有不至也殊不知其成者偶然耳

總論堂
非其果能也。至夫齟齬多奇之人，信天命之不可以
人事奪，故其見人之有遭非意者，必能以己體之曰：
彼之不偶，命也，非其力之不能也。

儉

君子所以貴乎儉者，為其寡求耳。諺曰：省使勝求，人
益不儉者，必至貪求。是以貴乎儉，若乃身自苦，而
又不免於妄求，曰：吾以為子孫計，已不自享，而使他人
享此，則愚夫貪吝之心，鄙淺之見耳，非儉德也。

儉有三

論有三上焉者儉以為人聖賢也中焉者儉以為己
善人也下焉者儉以為子孫愚人也何謂為人施人
救急是也儉者必吝乃能畜己施人又惟儉者矧有
餘以施人故謂之聖賢何謂為己寡求也寡求則有
廉耻是謂善人若乃儉畜多積以遺子孫資其不肖
於己既自苦又壞子孫故曰愚也

心

成實論諸畜生隨種種心得種種形

心口

或曰人之善惡萌於心耳目口鼻皆從心使故心為重是固然矣然善萌於心無口以發之善亦不彰善之不彰未害也萌不善於心口未有言猶可以改萌不善於心而口遽發之雖駟馬莫及矣故心之惡見於口而尤重是口之利害尤不可不謹也

眼口

耳鼻皆不能動眼口皆可開闔惟夫人目不瞬而至八口無所食聖賢言不妄發蓋眼口雖動尤貴於無功善備身者尤當留意於眼口

看經

余居閑日看經課自到建安日理民事無暇看經或問何不持課對曰吾理民事自有看經耳奚必翻閱梵筴然後謂之看經耶

可貴

賤而謙卑未可貴貴而謙卑斯可貴矣貧而儉約未可貴富而儉約斯可貴矣衣食有餘而能知足未可貴衣食粗給而能知足斯可貴矣血氣已衰而能絕欲未足貴血氣未衰而能絕欲斯可貴矣

謬用其心

取不義之財以供不肖妻兒妄費取不義之財以充
權貴苞苴取不義之財以齋設徽福皆謬用其心者
也

欲益反損

蓄聲妓以自娛愈多而愈以伐身服金石以延壽久
服而反以喪生作淫豔之曲即求福曲子而號為無
薄此欲益而反損也

文人才子

文人才子類多不達譬猶女有美色類多漂薄豈與
角去齒物不兩大故邪非唯天理如斯而其八例不
自愛重其達者或失之諛佞甚至於喪節其窮者或
失之怨憾甚至於狂放所謂失之諛佞者如班固馬
融之附竇梁是也甚至於喪節如阮籍范雲之為勸
進表是也所謂失之怨憾者若屈原之離騷楊惲之
種豆詩是也甚至於狂放若范曄謝靈運輩是也是
故女有美色必持之以德士有文才亦必持之以德
彼無其德而徒有文才得免世禍幸矣况復望其達

乎

樂天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夫以大而反事小與夫賢而反事不肖能而反事不能而不以動吾心是之謂樂天也

仙境

嘗謂萬元亭公家便是仙境渠愕然余曰今試呼名畫畫仙境不過畫亭館山林竹石花木鶴鹿而已公家具有之非仙境而何但人在仙境中不知之猶

有他羨耳萬大為然歸以語其家人無不為然者豈獨萬民雖吾小園人望之亦當以為仙境也

士大夫有不如小人者

小人衣食不給至於朝不謀夕然而猶自笑歌不輟士大夫小有不如意便至於憂愁無聊若不了活如使處小人衣食不足境界又當如何也故曰不如小人也

富歲子弟多賴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義衣

食足而知榮辱以吾所見觀之貧賤而為惡者反少
富足而為惡者不可勝數也此又益子所謂飽食煖
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者耶要當參觀之

一切唯心造

佛謂一切唯心造試以夢中觀之凡世間之物無一
不具可以驗世間境界無非心造也